

空軍故事——

夢魂渺 歌浩然

• 田定忠 •



去（一〇六）年十月空軍碧潭公墓聚集了近五百位悼祭者，為英烈獻旗、獻花，表達追思之情。

民國一〇六年十月九日中華民國國慶日的前一日，上午九時不到，在臺北新店碧潭空軍烈士陵園前，陸續來了近五百位人士，包括了烈士遺族、飛行老兵、童子軍團、軍事航空迷，有單獨來的，也有與家人或同學、朋友一起來的。他們今天來到這個市郊的安靜山區，是想在國慶日前夕來悼念爲了捍衛臺灣空防安全而長眠於此的英烈，在軍號悠揚的樂音中爲英年早逝的英雄們獻上一面國旗、一束鮮花，悼祭在靈界的英魂，飛行老兵們也藉此機會緬懷長眠於此的學長、學弟、同學、隊員、戰友。

空軍烈士陵園才剛完成全面的整理，剷除了一些高低不平參差不齊的

松柏，全面鋪植葉質柔軟的韓國草，墓碑亦已更新，以磨石子做成的基座，輔以黑色大理石墓碑，整齊地分佈於綠意盎然的草皮上，使整個墓園顯得明亮許多，全無一般墓園陰森之感，一排排整齊劃一的烈士墳塚，安靜而無息地座落在草皮上，又增添了幾許肅穆氣氛。

在這個青山環抱綠水常繞的陵園中，埋葬了近一千兩百位空軍烈士，他們多數是民國三十九年以後在萬里長空中犧牲的空軍飛行健兒，少數是搭乘軍機或在營區因公殉職的官兵。飛行烈士包括了一江山戰役、金門「九三」砲戰期間在閩浙海域作戰犧牲的P-47、P-51、B-24、PB4Y型機飛行員，「八二三」砲戰駕駛F-84、F-86型機深入敵境偵照及作戰殉難的長空鬥士，駕駛P-2V、RB-57A/D、U-2、RF-101A型機深入敵後偵察偵照的黑蝙蝠、黑貓及偵照隊勇士，還有駕駛F-33、F-86、F-100、F-104、IDF、F-16、幻象等型戰機因執行作戰任務或飛行訓練而失事的飛行健兒，當然也包括了執行空運、空投及救護任務而犧牲的空運隊、救護隊隊員。以官階區分，有將級的部隊指揮官、校級的中隊骨幹、尉級的年輕隊員，還有正在官校學

習飛行的雛鷹，如果以飛行部隊的人員編制計算，這個陵園可以說是容納了近二十個飛行聯隊官兵的英魂。

在敘述陵園烈士的事蹟之前，先來回顧一段與臺灣有關的歷史。抗日戰爭慘勝之後，中共武裝力量迅速坐大，國共之間的矛盾因裁軍、行憲及聯合政府等議題而益形尖銳，導致民國三十五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經過遼西會戰、平津會戰、徐蚌會戰三大戰役（中共稱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中共在東北及華北取得軍事上的絕對優勢，長江以北已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國軍兵敗如山倒，國民政府面臨澈底崩潰的局面，軍委會乃令一部兵力轉進大陸西南省份，一部兵力轉進臺灣及舟山群島。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空軍總司令部遷至臺灣。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發動渡江戰役，六月二日渡江戰役結束，解放軍攻占了南京、杭州、武漢、上海等大城市和蘇、浙、贛、皖、閩、鄂廣大地區，國軍各部隊從大陸各駐地迅速轉進臺灣，冀望保全戰力。八月一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在舟山設立指揮所，統一指揮陸、海、空軍作戰，積極強化防禦工事、建設定海機場設施，並將海軍海防第一艦隊移

駐定海，執行大陸沿海港口關閉及封鎖任務。此時國民政府企圖將舟山建設為堅強堡壘，同時做為防護臺灣的前緣要塞。

當國軍在臺灣及舟山積極整訓的同時，共軍也動作頻頻，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共軍陷永嘉、寧波、穿山半島，並開始進犯舟山群島外圍島嶼。十月初舟山西南的大榭、梅山、金塘、六橫等島嶼陸續為共軍所陷，對定海機場修建工程構成嚴重威脅。十一月三日共軍進犯登步島，所幸守軍在海空軍助戰下，創下了登步島大捷，此後共軍未再越雷池一步。國軍反共救國軍此時利用舟山對大陸長江口地區不斷進行襲擾，定海機場建成後，空軍對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實施猛烈轟炸，其中以上海遭受轟炸尤其嚴重，中共遂協請蘇聯於民國三十九年三月援助高砲兵力及拉十一型、米格十五型戰機部署於上海周邊地區，面對優勢的蘇聯空中兵力，國軍逐漸失去舟山群島地區的制空權。

在舟山群島攻守對峙的緊張歲月裡，除了定海機場的戰機要執行中國大陸地區轟炸及對中共船艦攻擊外，臺灣各飛行部隊每日必須派遣戰機長途飛行至舟山海域支援作戰，此期間（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至民國三十九年

五月）陳迺武中尉、江定漢上尉、張世振上尉、唐建保中尉、趙健少尉、吳仲渤少尉、李長泰少校、郭松柏上尉等P-47、P-51型機飛行員，遭共軍高砲及蘇聯米格十五型、拉十一型戰機攻擊殉難，身軀隨著戰機葬身於東海。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底，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攻占海南島，進一步震動了舟山駐軍，蔣介石總統根據臺灣優先的原則決定從舟山群島撤軍。五月十三日國軍將軍民十四萬餘人在美軍掩護下分批撤回臺灣，五月十六日解放軍發起全面攻擊，十七日共軍佔領舟山本島及周邊島嶼。之後，毛澤東在作戰地圖上把第三野戰軍的作戰箭鋒指向臺灣，擬踐履其攻占南京時賦詩所作「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狂語，準備一舉殲滅國軍，解放臺灣。

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突然爆發，美國為防止東亞動亂擴大及遏阻共軍進襲臺灣，遂以第七艦隊巡弋臺灣；但中共仍加強經營閩浙機場、港口及鐵路，準備於有利時機渡海攻臺。國軍為掌握共軍之兵力部署，持續以P-47、P-51、RF-84等型戰機攻擊或偵察當面地區之港口、機場、砲陣地，此階段（民國三十九年七月至民

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前）方緯少校、鄭振良上尉、孫志強少尉、葉剛平上尉、袁鐸上尉、徐冰枚中尉、蕭亮衡少尉、周亮少校、李麓英少校、黃宏宜少尉、溫鑄強上尉、黃正昌少校、游長青少尉、儲晉清少尉、褚宏溥上尉、陳康上校、盧盛景中校、梁樹權中尉、王義森少校、朱定西中尉、游健行中尉、余錦澤中尉、王兆湘少校、趙廣華上尉、金懋昶上尉等飛行員相繼殉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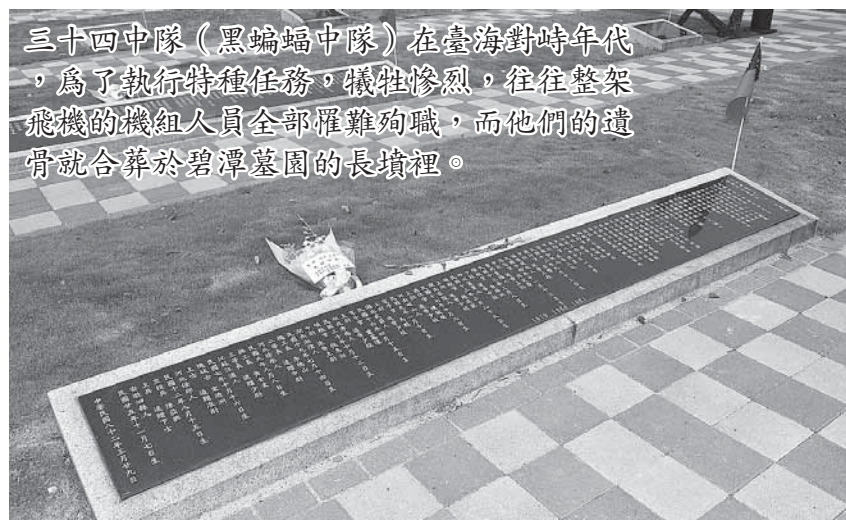
除上述作戰及偵照部隊犧牲的成員外，第八大隊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七口B-24M型機奉令前往華東轟炸時起飛失事，機長張蜀樵少校等五員殉難；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B-24M型機奉令轟炸部署米格機之上海大場機場，企圖使中共無法掌握閩浙之制空權，然不幸於上海市郊遭蘇聯戰機擊落，機長李肇華上校等十員殉難；民國四十二年九月十二日PB4Y型機轟炸廈門砲陣地時遭高砲擊中，機長王建壘上尉等九員殉難。另C-46型機四架執行福建地區空投時遭敵攻擊，機組人員共二十九員殉難，除此之外，B-24M、PB4Y型機轟炸部隊及C-46、C-47型機空運部隊之成員於執行例行之巡邏及訓練任務中亦有多達百人殉難。

在直後的六〇年代，國軍爲了掌握共軍的兵力部署，利用P-51及RB-57A/D、U-2等型飛機以低空滲透及高空穿越方式，對中國大陸內地之共軍設施偵察及偵照，結果有部份兵力被中共的防空砲火、地對空飛彈或米格型戰機擊落，犧牲了黑蝙蝠隊員一百四十七位及黑貓隊員十位。

以上這些五〇及六〇年代於敵前或敵後執行作戰及特種任務的兵力，在遭敵砲火擊中後幾乎都是在長空中化爲一團火球，屍骨隨著飛機殘骸葬身於閩浙海域的冰冷深淵之下，或散落於神州的蒼茫大地之上，至今只有少數的黑蝙蝠烈士遺骨在家屬奔走下迎回臺灣，全機組員遺骨合塚於陵園內的長墳中，其他殉難的烈士墳塚則都是衣冠塚。

上述殉難的國軍飛行人員皆是在國民政府撤退時，離鄉背井跟著政府來到臺灣，他們若不是抗日及戡亂戰爭中的長空猛鷹，就是甫自空軍官校畢業即投入戰場的雛鷹，在兵慌馬亂的年代，勇士們在臺灣海島上還沒有爲自己找個安頓歇息的角落，或成立延續家族香火的家庭之前，他們爲了拒止共軍席捲大陸的攻勢，確保兵慌馬亂的政府在臺灣穩住陣腳，也爲了生活在臺灣地區人民的身家性命安全

，他們征塵未洗即再次駕機出征，在閩浙沿海以血肉之軀與敵軍生死搏殺，以無畏死亡威脅的勇氣奪取了臺灣制空權，並築起一道看不見的空中長城，阻止了共軍血洗臺灣的企圖，給了風雨飄搖中的政府及人民喘息的機會，當他們鮮血揮灑東海藍天、魂斷浙東孤島及命喪神州大地時，生命幾



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在臺海對峙年代，爲了執行特種任務，犧牲慘烈，往往整架飛機的機組人員全部罹難殉職，而他們的遺骨就合葬於碧潭墓園的長墳裡。

乎都是停格在二十二至三十歲。

這些英勇的年輕飛行員，他們都是爲了臺灣這塊土地而戰，流汗流血，甚至犧牲性命，但他們在臺灣土地上逗留的時間，卻只有短短數年而已，有些甚至連一年的時間都不足。檢視碑文上他們的籍貫幾乎全是大陸省份，再檢視生辰及殉國日期，犧牲時正是年華盛茂的英雄兒郎，在國家遭逢變故的歲月中，這些來自大江南北，夾著南腔北調，帶著滿腔熱血的青年們一起進入航校學飛，一起參戰報國，也一起犧牲殉國。烈士們在離開學校進入作戰部隊時，他們就簽下了軍令狀，寫好了遺書，以滿腔的熱血、澎湃的激情，誓言效忠黨國也誓死達成任務。他們在藍天戰場上揮鞭揚戈之際，他們不會考慮自己的生前身後事，他們的心中只有國家的存亡、百姓的安危，「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他們以犧牲小我來換取國家的生存，只要上級一句話，他們立刻動身踏上征程，捨命投入戰場。

這些勇士們爲臺灣的安全付出了青春，付出了鮮血，甚至付出了性命，若不是他們在前線拚殺與搏命，中華民國不可能逃過共黨赤焰席捲與武力的鎮壓，中華民國也不可能有今天自由民主社會的存在。

陵園中的烈士除了在作戰任務中犧牲外，有極高比例是在飛行訓練中失事殉職的，他們的性命全是爲了國家防空安全而犧牲。他們勤訓苦練戰技爲了是要建立堅實的戰力，期能確保臺灣海峽的制空權，遏阻中共海空軍的入侵；然而卻不幸在嚴格的訓練中失事了，犧牲了性命也毀了一個幸福的家，壯志未酬身先死。不可諱言，臺灣能安然躲過共軍席捲大陸的赤焰，能屹立於海島安全無虞發展傲人的經濟，這些成果有大半是這些烈士們用鮮血及生命換來的。

飲水當思源、吃果子勿忘拜樹頭，每當回顧這一段歷史，總是讓人感慨不已；大家只記得「八一四」及「八二三」戰役中的空戰英雄，卻淡忘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爲阻擋敵人進襲而在長空中犧牲的烈士。更甚者，臺灣社會民主化之後，社會中的一些人對當代英雄們的犧牲視而不見或酸言酸語，只有無情批判毫不見感恩之心，讓人不禁想起林徽音哭弟悼文中「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爲了誰！」的感嘆。

在陵園中，幾乎空軍官校畢業的各期班都有人埋骨於此，我期空軍軍官學校五十六期畢業生中則有七位同學折翼長空後埋骨於此，他們是張華

南上士學生、劉慶壽中尉、鄭書薇中尉、鄧奇傑上尉、毛重九少校、胡光明上尉及任克剛少校。他們與其它同學一樣，都是經過了七年的苦學勤讀，終於一償男兒願展翅飛向藍天，準備在萬里長空中爲國家防空安全盡一己之力；然而卻不幸地因戰訓任務而失事，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令同學百般不捨的是有三位同學至今仍然未尋獲屍骨，劉慶壽隨著F-105型戰機墜入臺東都蘭灣的太平洋深淵，胡光明也隨著S-2H型反潛機墜毀於澎湖群島北面的臺灣海峽中，而鄧奇傑則與F-104C型戰機墜入中央山脈的茂密深壑中。因此，在陵園墓碑下只是他們的衣冠，讓同學們不勝唏噓、潸然淚下！

幾位同學殉難時的年紀與陵園中其他殉難烈士都是一樣的，最年輕的才二十二歲，最大的也只有三十五歲，那正是青春洋溢風華正茂的大男孩，屈指一數他們在這個清靜的山區已靜靜地沈睡了四十年。四十個寒暑以來，除了他們摯愛的家人、親愛的同學、親密的戰友來探望他們外，還有誰會專程來此悼念與追思？又有多少國人知道他們的死又是爲了誰？

檢視陵園中每座烈士墓碑上的文字，他們死亡時都是充滿活力的年輕

生命，他們的生命尚未綻開花朵即枯萎凋謝，讓人倍感不捨及感嘆。年輕的男孩爲了他熱愛的國家犧牲了性命，他們也許無怨無悔，他們或許也不會喊痛，但在他們身後卻是一串串悲慘的日子在等著他們的家人，也有數不盡的傷痛要夜以繼日地啃食著他們的摯愛。

對年邁的父母來說，他們除了得承受喪子之痛外，也失去了年老時的依靠；對年輕的妻子來說，爾後的日子將是漫長的辛苦歲月，除了要獨力撫養烈士的遺孤之外，還得忍受漫漫長夜枕孤裘寒的落寞，在燈枯影隻下承受著無止盡的傷痛，臉龐上更是經常掛著不曾乾去的淚痕；而對年幼的孩子來說，則是永遠失去了父親的關愛，也少了有力臂膀的呵護，父親對他來說也將只是牆上黑白照片中的模糊影像而已。

三不五時，在陵園內都可以看見烈士的親人帶著鮮花白酒來此祭拜，也會不時聽見孤兒寡母的淒惻嗚咽聲音在陵園角落迴盪著，除了烈士家人之外，也可看見因爲英雄折翼遠去而斷了姻緣的女子，素顏淡妝隻影形單地在烈士墳前流連。少年英雄的離去，對這些痴情女子何其殘忍，烈士出事的那年，共生死的戰友袍澤們爲他

哭一場，而這些摯愛他的女子們，卻年年爲他落淚飲恨。

在臺灣，碧潭陵園是唯一的一處收納空軍飛行烈士忠骸的墓園，裡面埋葬的都是百戰沙場的英雄，也是笑傲長空的蒼鷹，正是一「碧潭不收無名之輩，青山不埋無名之骨」。爲了表達對烈士的敬仰，在旅美航太工程師王立楨先生的發起下，一群來自民間的人士及軍迷們來到這個陵園，爲昔日的英雄獻上國旗及鮮花，以虔誠的態度緬懷他們。

這是個極有意義的愛國活動，除了表達對烈士的尊敬外，同時也教育兒孫及提醒萬千國人，在享有安全的生活環境下，不要忘記這些烈士爲了臺灣而在長空中拋頭顱、灑熱血的悲壯事蹟，他們的死正是爲了給臺灣這塊土地一個安全的環境，讓生活在此的國人可以安康樂業及世代繁衍。

過去的每年國殤日或特定的日子，除了烈士的家人、遺族會到陵園祭祀亡故的親人外，沒有戰死而活著的飛行老兵也會利用這個日子到陵園悼念死去的戰友，爲過去的革命夥伴獻上一束花，奉上一杯酒，說幾句心底話，以至誠悲憫之心表達哀悼，並祝禱英靈庇護國家。今（一〇七）年的國殤日這一天，活著的飛行老兵們仍

然會再次的出現在陵園。

在大時代發生的事，都是悲壯的故事與慘烈的歷史，人們常說忘記歷史，就會如何如何，對於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臺海，而且與我們生存有著密切關係的歷史，您，忽視了嗎？忘記了嗎？如果您認同這些烈士們的愛國情操，感恩他們爲臺灣土地的無悔付出，不妨也找個時間放下身邊的雜事，帶著一束鮮花及懷著虔誠的心來陵園悼念他們，在步道上放慢您的腳步，細細地讀著每座墓碑上記載的文字，我相信，您會被感動的。



民國一〇六年十月九日空軍烈士墓園獻旗活動工作小組人員合影（左起：張傑、田定忠、王立楨夫婦、何又新）。